應製錄
雜篇

象村集

十四

序

應製録

書十四首

上李提督書

朝鮮國陪臣議政府領議政某等謹百拜泣血呈稟于 欽差提督府臺前伏以大府奉 皇靈仗神謨躍征兩京俾我小邦再造小邦臣民得延喙息迄至今日絲毫皆大府賜感戴悚惕唯思隕首而已比以芻粮不繼戎旗左次豈敢復有控籲第 聖旨丁寧必不但已相持既久事情危亟小邦臣民誠切悶痛

摺據殘敗支撥踰年一隅之力更無餘矣貯峙平壤者蓄疊亦久公私赤立雪泣相視蔑有接濟之策惟幸兩湖船粟交卸於松京者不下數萬斛足為大軍旬月之用小邦君臣胥慶于中曰庶幾旋麾東指逮茲糗糧稍集遄行 天討而又懼征車覲滯時日必費則師老財殫彼此俱急坐迮事會無可為者小邦臣民日夜拊心焦思豈唯臣民為然我 寡君廢食忘寢席不遑安以百年 宗社之重卜諸大府進退噫亦哀矣非不知大府沉幾嘿運自有成筭而猶懍懍慄慄如不及誠以海隅蒼生鋒刃盡矣厥有保持

菫存者舉將駢死溝壑況又春令已央民不操耰則
當何恃以為生耶民生到此國本已蹶大府雖欲施
仁敦義亦無可措手矣今聞諸道之賊恒咸遝道環
聚城中角距已落重以糧乏城中一破則自當刃解
游魂餘醜有同振槁以大府必勝之勢乘伊賊必敗
之形存小邦於必亡之中者特一指顧間爾近日自
賊中來者有言秀吉添兵期在此月雖云恐喝詛謾
無理倘有不虞兇焰加張蔓蔓難圖其若之何兵要
神速機不可失偉績垂成為德可竟丞察情形誕震
天聲使送死之寇自就殄滅則　天朝之懿大府之

威焯耀輝煌光于汗簡矣但小邦涵濡融澤已哉惟
大府察之

答呂叅軍應鍾書

必微星高邈不可攀瞻望行塵式夜私悰芝帖爛然
玄珠在櫝儁才翩翩炳爍輝光真可以冠冕學圃領
袖人文況詞旨諄款繁小邦是庇是助繼自今有大
謨猷尺寸皆左右賜幸甚小邦極衰盡矣迨不克紹
有 祖宗遺基夙夜以惕以圖顧玆寡德罔堪集成
家業所仰賴者惟 聖天子洪恩諸將官神略而和
戰兩端寔我存亡機栝苟非左右長慮有以先後之

其何以免於糜爛耶南金荊璞不出則已出則瑞世竊聞足下虎丘山人無慕風塵閟芳空谷陰鶴有和漸鴻可儀其為麟為鳳濟人利物左右有難辭者諒之

與韓布政取善書

不穀無以負荷 先業致鰌夷肆虐阽於危亂竄身失國束手待亡匪我 聖天子覆幬之恩將何以維縶綴旒得有今日耶侍郎宋以宿德重望統督諸將不假尺寸提督李家傳韜略濟以仁恕號令嚴明秋毫不犯相與體 皇上至意臨戎之際撫綏是先克

城之日妄殺爲戒至於揭旗招亡示以不死作帖懷
來諭以必生不許擅馘不許擾害如其自新雖罪亦
宥盖其愛民之誠實由天得小邦之人戴之如父母
敬之如神明思所以酬恩報德者無所不用其極豈
意流言成虎至形章奏重貽小邦之不祿耶幸今大
人按臨獘境考覈事情大人一言便有輕重如不辨
析誣枉剗僞揭實則天閽悠邈籲號無階誠願大人
俯諒小邦事端俾忠賢不受寃痛幸甚

與李提督如松書

庚金入伏隆暑炎赫緬惟牙纛神相對時茂慶戎旃

久勞遠涉南荒雖六月出師五月渡瀘何以加茲潦澇彌旬想悴神觀賸戀傾遡曷任云喻威風攸建餘孽自襓麼幾鰈域因此綏靖幸甚幸甚川原遐夐起居亦不得以時其於私悃益用懍懍謹專一价望履慎下不宣

又

賓涼餞暑金氣乍冷久勞戎行起居如宜山川脩閡候問稽闊載深瞻想恒用懍惕輕裘換綌節序屢匝雨雪楊柳不遑啓居者罔非小邦之故感戢盛德食息何忘殘寇環聚復逞兇謀回戈內嚮虐燄張甚若

捲而北上如六年之為或分犯湖南蹂躪一路則小
邦兵力已盡軍餉已乏當何以自謀此誠危急存亡
決於呼吸者也自聞此報廢寢忘食悒然不保曉夕
而所恃以自固者惟大人爾神謨遠略必能坐消攙
牙苟能董督將領遄指東路迅掃遺氛以竟大烈則
為恩輕重當如何報也餘冀萬重

與黃應陽書

自足下來敝封驅馳跋涉勤悴憂勞有萬其端而迺
顧惓惓為小邦地終始若一日足見仁人君子秉心
忠厚恩洪力綿宜以何報自晉州城陷小邦事勢日

迫唯日後之者只 天朝兵力爾唯左右周旋而曲
濟之

又

阻挹清光艮深忡迴遠辱敎諭足想肝膈載感載慰
曷彤稱謝每念高明辛勤萬里遊臨殊服不憚跋涉
終始周旋靡軀粉骨盖爾難報茲者高明籌畫處置
尤出人意表無亦天相高明俾佑東土拯我倫喪耶
羈縲重回俘擄生還（時內立子被賊擄應陽周旋得還）山川改觀
品彙昭蘇者固是 皇上至德而亦高明在幙府協
贊之力縱有云云（應陽時中饒）何足介也至如演武鴿粮

迺令經理大務耳提面命不一而足敢不是究是圖以畢遺業聊此回申兼候起居

與宋經略應昌書

戎旃載戒行日既詗寔出不圖錯愕失措賊勢未艾恫喝百出將來之憂有甚嶠裏貴部撤還而賊兵隨至則殘兵綿力何策可當之伏願貴部諒此事情少淹行旆克竟大烈敢差陪臣俾達微情不宣

與劉總兵綎書

嶺嶠荒遐輶軒久勞想惟日間起居神相當職羈棲一隅自分蟄藏而仰仗

皇威迓續基命今大人又

能不憚劬勩遠屯邊徼暴露飢渴寒暑已易感戴恩私秪自隕結一路赤立無以仰給大軍資粮使我大人未免有捲歸之計寔緣當職無似不能經紀之致誠不勝愧悚也竊聞金羅之粮稍稍運到忠清一向未經兵燹者亦有四五邑足以支撥願大人俯諒危迫之形亟停輟兵之議幸甚

又啓

將曜麗空慶徧邦之再造玄珠在櫝挹儁軌而愈榮報答何階生成蓋極伏念齊餘即墨越棲會稽奉宗廟社還而西歸父母孔邇舉天下兵甲而東討日月

有明誠非元老之壯猷曷底文人之貞吉輕裘緩帶聞峴首之風流羽扇綸巾瞻漢中之旌節遂致亮醜遐遁獲令藩服重恢荊棘銅駝幸遺迹之未改廟貌鍾簴愴舊基之已非貔貐雖穴於邊區廓清唯待於英筭千年衛水不廢征南之石銘萬里扶桑復覩伏波之銅柱

與吳遊擊惟忠書

高秋已爽旟旐神相念我大人奮勇宣力旣能濟小邦於塗炭方且留屯邐裔又欲致小邦於永安終始德烈丕巍洪超卓粉骨糜軀何足仰酬竊因邊吏報牘

聞有細人嫚辭瀆威至於呈章不覺悚息已令邊吏究問而於心猶有所歉故茲專价致意於下執事惟大人諒之

答馮仲纓書 求上筆蹟

辱惠手翰俯徵筆蹟其於足下傾結是甘況茲厚教詎敢有違第此怱迫未遑暇及嗣後仰副稽延是懼不宣

答宋遊擊大斌書

祇荷寵私眷惠榮扎深猷遠謨夐越尋等懇款之誠溢於言表感激殊恩曷形酬謝恭惟信後牙纛神相

不穀得保餘業言旋舊京披荊掃燼復見 園寢是
惟 皇上之賜諸大人之力也茲又闕大人率先士
卒至建講武之所挑築選鍊日有工程以聳動一境
之耳目小邦人士頹敗之氣自此始振矣謹差專价
以謝不宣

上廣寧都御史李化龍書

朝鮮國陪臣領中樞府事尹根壽禮曹判書崔岦成
均館司成申欽薰沐再拜上書于巡撫臺下伏以小
邦自罹凶鋒奄奄無以自振將曉夕就亡其不亡以
至今日者唯 皇靈是藉洪恩厖澤固已覃及蠉喙

感戴祇惕豈容更有希冀肆我　寡君旋轍丘墟鳩
輯創殘相與淬心礪精圖所以保持者庶幾上不負
皇上拯濟之恵下不墜　祖先基業之重而顧形勢
畯甚事力已屈以言乎兵則孑遺之餘重以餓孚雖
其僅存不任干戈以言乎食則千里蕭然萑莽極目
公私赤立餫餉蔑策而賊且稔毒未艾對壘三載息
肩無期生聚訓鍊又非暇及迨猶魚喁於水水盡則
爛誠恐一朝賊復隳突勤　聖上宵顧之憂也此小
邦君臣雪泣相視而莫知所出者也曩者獲蒙遼東
都司咨會兵部奉　聖旨將尚賨卿趙䟽言事宜着

令小邦料理其殘怜曲全必欲求生於死中者亦已至矣我 寡君處奉 休命恭候成筭而第緣料理之中有合覆禀不得不以上聞者故專差陪臣根壽等齎奏而進一以陳釜山諸地賊勢之浩大賊情之愈狡一以陳雲峯等路道里之闊遠疆界之錯出兼願年撥兵糧及東南舟師特許掎角又於未發之前整飭羈縻以緩剝膚之患者此今日 寡君陳達於
朝廷者也竊惟閣下撫臨遼左總統機宜凡東閫以外咸在閣下幹運之中而事下亦假便宜即根壽等之仰首控籲捨閣下其誰也夫小邦岌業之狀危殆

之形不啻累卵而以伊賊變詐之極相持之久猶且
少戢蹂躪者非有難於小邦徒以　天威所暨瞯
天朝之字小邦未已而不敢輙逞其狺猘也今也留
兵已撤聲援已絶賊必無復顧忌肆然長驅莫之救
以亾也小邦之所恃唯全羅一方無全羅則國亦無
矣而賊之窺覦亦在乎是有不至至則靡爾勢至於
此　朝廷雖欲救之亦無如何伏願閤下亟賜哀怜
早究長策可以全小邦者焉且根壽等至於是伏聞
朝廷方更議封貢是　朝廷欲全完小邦者無所不
用其極小邦上下豈不知感抑私憂過計賊若悍感

效順捲而回巢則已如使不悛其毒有一不從命者其可寘而不聞乎如是則不可不大示懲創以彰天討之所在竊恐閤下於兵糧之請又不可以今日方圓羇縻而不熟講預籌以為終始之地也言涉煩復猥褻已大而疾痛之極聲不暇擇惟增慙懼死罪死罪

頌一首

邢軍門平倭頌并序

倭寇之穴我邉疆也蓋七年其屯聚若蜂蟻輕勇若豺獷閃倏若風雨猝然乘間則輙咆虓駭起而奔突

欲力追而窮其巢穴則卽入保城寨禦之之道亦難矣由是恒戰恒勝鋒益以銳毒益以稔而王京以南數千里之區幾乎骨白而燐青矣欽惟我　聖天子仁覃字小義隆興滅盡玆淪喪憤彼姦疆凡再發六兵以臨之三易督臣以釐之而迺後方得吾邢公公於丁酉夏始膺　制命自兵部左侍郎進秩尚書實總戎重率厥南北將領視師于東戎事旣飭不震不警問其律則繩繩而有度焉問其令則井井而有紀焉訏謨先定籌畫豫立威聲所暨神讋鬼慄是歲秋賊陷閑山島直衝兩湖逼畿輔公先行措授敗之于

稷山又敗之于青山而王京得保遂渡鴨而抵王京
繼有島山之捷而勝勢已十八九成矣越明年冬分
諸將兵四路犄角以趍或落其距或擣其吭而賊之
狡計迺窮公且執銜運機動務萬全而持其死命猶
拉豕之伏於碪益矣未幾賊果悉衆潜遁夫以賊之
梟隱兔伺懐射天之計醖釀虐燄已久逞撼於我
邦日躭躭肆其不測而公特用方寸之蘊發而揮之
於談笑之項而竟致鯨鯢脅息海氛永清噫若公真
異人哉儀鳳整止光塵膏然長言叙頌上下同情頌
曰

蠢彼鱗介卵育海外褱兇鞠頑抵伺釁隙虔劉侵掠
罔悛其奸憑丘恃穴跳踉奔突孰獮孰剔 皇帝曰
咨惟爾東陲乃朕藩國恪修侯職歲經二百猝被狂
逞嗟我卿士疇若予旨往勦其梗爰得藎臣允矣碩
人萬夫之望推轂以畀如膂如髀其猷克壯受脤以
東協師之中 天寵其膺駟車彭彭八鑾蹌蹌莫我
敢承載發濯征于稷于青風馳電擊薄之于蔚遂擣
其穴撓其兇魄分兵四趍以奮 天誅左氷右陸雄
威決裂扼項批脊動中機節舉羣以逃如火燎毛霆
曀永清 宗祊再恢區域重開咸我 皇靈赫赫厥

靈巖巍巍其名惟公之懿公之未來若爐而灰孰嘘其氣洎公之臨若旱而霖萎膏喝醒莫高非天 帝德則然公實成之莫厚非地 帝澤則是公實體之譬彼春陽以蚤以長亦既履只蠉動喙息均被霑沐功萬祀只今其去我曷不少假祛我悱㥵惟口作碑言于中逵萬民同視瞻言江漢其流渙渙垂諸無極

歌謠一首

邢軍門歌謠 并引

龍旂翻海浪慶封域之永清繡斧返𤅢霄悵軌躅之遼邈百靈貢祥八門呈瑞恭遇軍門節下出倫宏識

命世標才弛張恆宜懷先甲後甲之長慮韜鈐洞秘
蘊殺機生機之雄謀素推冠冕於縉紳克勵勛績於
中外巖然惟石天下繫其安危隱若長城海內以之
輕重屬茲小邦之遘禍久被兇醜之磨牙歷歲逋誅
漸衒跳踉之恠謂天可射敢肆隳突之形嗟萬折而
必東拱一念而嚮北　父母孔邇惠澤寧間於遐藩
日月有明陽和普浹於枯朽爰諏興滅之典載舉捄
亂之師惟汝往諧顯膺推轂之制援我屬國俾體字
小之恩觀上略而自持師中權而總統憲切救焚之
義士卒激於身心戒嚴受脤之朝號令成於臂指辛

勤數千里外拮据二三年間披雲覩天瞻袞衣之有
嶪以手加額喜旱暵之逢霖艅艎蔽空鯨鯢豈逃於
磓磧組練耀景猕狸已入於爵羅遂能挫鋭鋒於兩
湖旋復摧全陣於南嶺破竹未喻其易建瓴何足為
難四路之奇兵作分三河之鐃凱已奏竟致舉羣而
潛遁獲令敵服而重恢蒼兕戰而怒濤平河神海祇
罔不讋慓旄頭熄而妖氛淨析木扶桑咸見寧夷昔
闌峴首老風流今看漢中之旌節伏念產在荒裔稟
惟顓蒙食土含生無非　帝力仰父俯子徒詠　聖
涯何圖虵豕之攅奔得偷兵火之餘喘流離濤壑者

發歲復覩漢官之舊儀廟貌鍾簴之不移那意唐家
之再造生成已極酬報無階茲當脂車之辰莫遂攀
轅之願鏗鍧炳耀之烈滄海同流金石竝常之勳萬
口是勸儷綴俚語庸說行塵詞曰
皇者其武赫赫厥靈憤彼囂孽甚毒于醒恣其齮齕
干我 天刑穴擄屬藩歷歲遄誅惟汝一德文武之
俱錫以專閫金節雕戈公拜稽首 威命是荷視師
于東東人加額兵鋒未交聲聞先怛神讋鬼慄孰我
敢遏整齊奮勇約束貔虎有來偵窺磔裂批擣控之
湖外爰及嶺嶠裂缺掉讖蚩尤耀芒分路而趍直抵

崒吭濤其巢穴左屠右翦披攘蒙翳如雷如霆惕忽崩犇散落逋逃鯨鯢永戢日晶星高嗟我小邦塗炭既極截闢載綏戚我 聖德讙謠謳吟瘡痍衽席今其去矣胡不爲留衮衣繡裳使我心憂永言思之江漢同流

祭文四首

懿仁王后遣官祭文

維天毓祥慶衍華族篤生碩媛令聞克穆祗承内亭夙夜齊明坤儀有儼壼極政成王度淵冲芳猷靚淑敬始絃繩化先摎木逮下曰仁御衆以德倖杜私謁

僭戒屬籍共主宗祧協奉神祗踰三十年愼終如始

粤玆搶攘同罹播越益謹輔相罔有闕失謂膺異渥

降福無疆閔予不造奄遘禍殃素輪造祲霜佩諭音

大德莫逮天寶難諶挂華失秀命亦靡常臨奠一閔

翟褕凄涼節序遒邁增予摧傷屆茲既佰覲儀日遠

爰諏與禮式舉明奠不昧者存歆予誠薦

　親祭監軍御史陳效文

惟靈元精鍾嶽九苞瑞世舒華軼昔鳳鸓　天隆焜

耀昌時燦茸羽儀提綱執憲茂著英聲爾義荐郎以入

罹毒孽六師東臨特膺　欽察錫盾雕戈簡命之

焉仁惠春煦威稜霜肅弛張愜宜緄墨守式王三畏神
獻金韜秘略揖揮一定熊羆結夢鯨鯢屏迹於戲永
廓日輪暫輾鷩濤已息念茲　皇靈唯公克體奉以
宣畢無遠不屆緇衣繒益颿馭將逅乍接聽言莫申
諱款邦圖奄忽遽隋旁塵際戟朝敬總雕夕陳天胡
不吊式懷之恫心焉如割涕愧無從二年荒徼千里
霧露辛勤劬勞以邦之故含恩實多荷德偏膴杳杳
關河遙遙素韓敢薦泂酌冀格菲誠尚饗

王千總致祭祭文

唯靈精分北斗氣毓西庚挺予其才寔惟干城而稟

之雄允邁虓虎胸藏韜略迹奮行伍六師其東緊膺
簡擢躍馬前驅看矛大戰撥捋鼓勇歃血登陴兗渠
死咋一皷可夷天亡不享茂績中虧蜂蠆有毒壯士
横軀邪之無祿罔非予辜天之何為此痛焉極上負
恩光下愧英魄幽寃糾結脩夜長昏旅櫬遙遙萬里
川原不昧者存肸蠁孔昭敬陳菲誠庶歆大招尚饗

　　都元帥權慄致祭祭文

惟靈名家傳德毓慶流祉相門出將緊趾其美早踏
踸踔厥耀斯閟晩乃踏厲有卓其器惟簡在予擢介
郎署何試不績予倚心膂屬茲寇警予罹播越到郡

風靡八方瓦裂孰鳩武旅以遏横潰御能奮義誓師南嶠飛檄勤王建牙集上振臂一呼瘡痍盡起踵于犂峙鼓敗為鋭截彼咽嗌張我氣勢暨援閩寄愈往愈礪提兵直上嬰壘郊圻不挫不撓動中其機若坊制水其猷克壯跳踉衡惟敢干天綱揣敵決勝如運股掌三祓志專九攻技拙百雉齊固羣校同力保障彝完兕渠褫魄都人嚮風指期匡復嘉乃之休畀以戎重先幾沉筭韜略研洞八載行陣視險若夷委身劬悴尽節驅馳犄角　王師竟就大伐有始有卒逸偉炳烈勳合旂常忠存社稷謂言還朝廣謀進用胡

寧不憖增余之慟風霜霧露榮衛內痼中途奄淪由
余之故國耳忘家死以王事於卿則安予痛何已崇
終雖備賻澤那逮即遠有期爲之一涕天奪之速重
予顛隮玆評典式爰致奠儀洞酌非蠲冀紆予悲

表箋一十六首

聖節表三首

玉扆居尊咸仰　乾元之造金祗協矩載迓震夙之
期八表抃歡二靈叶慶欽惟溥海內外如日照臨華
夏蠻貊罔不來庭聲教遠曁禮樂文物於斯爲盛治
運方亨茲膺貫月之祥益綿紀鳳之曆伏念羈棲失

職隕結舍 恩瞻象魏而駿犇縱阻百辟之列效華封而虎拜遙申萬歲之呼

又

璿極凝符咸仰 乾台之造金衡正律載届震夙之期動植均歡神人闓悅欽惟道爲元氣治本大經秉晉德而光昭惟貞百度察貴文而恊化時撫五辰茲臨胥月之祥盍綿紀鳳之曆伏念旣骨而内荷 天之休瞻象魏而駿犇莫遂執玉之列申華祝而虎拜倍殫宗海之忱

又

祥虹流渚韋回 誕彌之期 寶扆居尊咸仰重熙之運三靈叶慶八表均歡欽惟如日方昇體天行健盛德大業曲成萬物而不遺 至化神功克配四時而無忒茲當令節益邃純禧伏念祗戴 恩私恒懷麋粉跡縻箕甸縱阻玉帛之班誠拱 楓宸願獻岡陵之祝

漂流人觧送謝 恩表

神威誕敷藩服既脫於塗炭 至仁並育微物亦與於生成衆增感銘曷勝驚惕伏念僅紀陋緒徧荷殊私若涉無津又昧繻袽之戒欲報 罔極恒切麋

紛之誠何圖孑遺之民復遭漂淪之厄風濤千里幸
近 父母之邦雨露九天復全螻蟻之命免葬魚腹
之葬獲返狐首之丘伏遇 德侔乾坤功參造化包
荒量廓舉四海而同春拯溺惠深疇匹夫之失所遂
令肖翹之賤得奠衽席之安敢不思答 鴻庥益虔
侯度撫輯黎庶仰體如保之誠無勵庸驚勉效自強
之責

誥冕補賜謝 恩表

至仁偏覆旣荷再造之 恩申命用休復紆三錫之
寵循涯己濫省躬罔堪伏念職忝守藩智昧戡亂播

越草莽致憐[illegible]之恍拯濟艱難唯賴　雨露之澤
顧茲缸火之孔懷遂致文物之俱淪琬琰無傳痛大
訓之莫保衣服不備恐明禋之或虧罔悰寧避於煩
號　睿眷特推於給許九章燦爛制作實出於尚方
一札昭回獎諭猥過於微分　感顏悅承於咫尺　綸音
異數更隆於始終漢儀重秉榮耀拭目之觀
遠布慰藩傾耳之聽　渙渥非常粢粉曷稱伏遇義
敦興滅量廓包荒　莅中國而撫四夷克配上帝
建皇極而斂五福茂育羣生俾令散封存被　盛典
敢不如新受賜倍舊彌誠報答多[illegible]庶竭力於屏翰

銘鏤次骨但祝壽於岡陵

皇太子殺謝 恩箋

乾坤善成既蒙 覆燾之鴻澤渙汗曲霈又被 錫
予之龍光席寵若驚撫躬增惕伏念僅記綿業幾墮
先猷失守宗祧痛儀章之俱喪迄濟涂炭賴 父母
之有臨何圖再造之餘獲覩 新命之降 綸言是
訓昭乎日月之麗空華衮重輝爛然雲霞之襲體榮
踰初服既出 中心千里封疆得全於亡之後百年
文物豈意復見于今振古所稀莫大之眷伏遇 位
尊一索禮謹二朝 令聞夙彰久仰前星之彩 寶

冊新擧咸欣少海之澄遂使敝邦猥荷 盛典敢不
益堅素節彌罄丹忱誠拱 銅闈恒切壽富之祝口
誦鳳詔願賦安吉之詩

千秋箋

寶冊揚輝咸仰 离明之慶流虹紀節載回震夙之
期凡屬謳歌悉均蹈舞恭惟 學敦日就德著淵沖
視膳問安克謹三朝之禮主鬯守器永觀萬國之貞
茲當 誕彌之辰益膺滋至之祐伏念迹廛鰈域誠
款 銅闈本支百世之詩願賡周雅壽富多男之祝
竊效華封

誥冕補賜　本朝箋

重光啓業聿迓　丕平之休申誥自天昇膺繼新之
命神人闓悅朝野均歡恭惟　德著毅臨功覃下武
一誠事　大禮義罔愆於始終多難興邦基圖迄底
於寧謐屬茲匡復之際獲覩　寵綏之加　十行爛
綸洋洋典謨之訓九章龍袞燦燦筐篚之珍還百年
之舊觀寔八方之同慶良由　至誠之昭格斯致
景貺之便蕃伏念俱以具僚逢此　盛典猥預駿奔
之列喜見漢儀永依　鴻造之中龔獻華祝

皇孫誕生頌　詔謝恩表

甲觀凝祥方隆錫羨之　祚鳳檢渙號丕示同慶之
恩拜命以還撫躬罔措伏念韋綿瓞緒僅守遺基得
占餘波仰　文聲之遹駿獲覩　盛事喜湯孫之誕
生豈意使華之降臨至煩　寵賚之優厚　絲綸寄
匆照乎日月之麗空錦綺紛披爛然雲霞之溢目視
均內服貺出　中心爲龍爲光奚啻萬邦之永賴重
輝重潤抑亦奕葉之無疆伏遇　剛健粹精聰明淵
懿正　元良之位繼序其皇貽燕翼之謨垂裕有赫
遂令　異數覃及偏荒敢不思罄丹忱彌堅素節歌
呼祠賀咏周雅之百男報答何階獻箕疇之五福

皇太子殿謝　恩箋

尊臨儲極聿迓長發之祥導宣　聖恩獲紆帝命之降將何報答只切兢惶伏念偏荷生成弄造區域延頸以竢喜謳歌之有歸拭目而觀賀弓韣之衍慶鸞綸綍之昭回爍幣帛之便蕃不徒藩服之榮光實是宗祊之休聞恭遇妙善居質膺哲在躬既見萬邦之貞重明離照允繫四海之望一索得男遂令遐荒亦被　異數敢不口誦　鳳詔誠抃　銅闈嘉與臣民獻封人壽富之祝叨逢際會續漢家輝潤之章

皇孫誕生頒　詔後　本朝賀箋

慶衍銀潢仰 帝祉之益茂恩頒 鳳詔瞻使華之
光臨 佳氣旁流歡聲競沸恭惟 心存寅畏德協
乾剛禮義罔愆於始終一節事大 寵賚斯沓於前
後申命自天苟非至誠之昭格曷齊曠代之 隆私
伏念猥忝具僚俱被 洪造聯霄漢而虎拜願續根
盤葉奕之詩遙躋翕而駿奔幸見星輝海潤之瑞

侍藥廳罷後賀箋

百靈協祥宜無妄之獲豫 一人有慶致含氣之同
歡肆循彝章用申忭賀恭惟得位得祿作君作師自
養觀頤瘳豈假於瞑眩惟極斂福運益茂於 隆熙

旣迓永命之休丕彰祈天之責伏念適逢 嘉會猥厠具僚廣廈細氊仰 威顏於咫尺南箕北斗祝
聖筭於萬齡

正朝賀箋

一元始物肅迎九氣之臨五福錫民茂對三陽之泰瞻聆所暨蹈舞惟均恭惟剛健粹精邃文淵懿 大德敦化高明博厚而無疆先天不違生長收藏之并用茲當履端之節益膺申命之休伏念猥以具僚俱沐 昭澤七政循軌喜見舜日之 光千歲爲春願獻華封之祝

宣宗大王昇遐後陳慰箋 京畿監司時作

天開寶扆驚 玉几之作憑雲去蒼梧愴 仙馭之莫返痛結萬姓悲纏九重恭惟克敬克誠盡倫盡制繼志述事嗣大曆而無疆視膳問 安旣三朝之已輟肆當永慕之日敢申奉慰之忱伏念臣叨沐 生成蔑效消滴滯迹藩屛雖莫遂於班行注心 鏞階第長號而擗踊

六廟重修後移安陳慰箋

山陵甫畢方軫永慕之誠 廟貌重新載致移安之慶瞻聆所曁哀忭相仍恭惟盡制盡倫善繼善述踐

其位行其禮愛敬益篤於[illegible]宗有德祖有功妥侑咸格於陟降茲當 縟儀之舉誕膺申命之休伏念猥忝具僚幸際 嘉會攺賀為慰莫伸蹈舞之忱詩盈宇成願賁堂構之烈

大妃殿上號箋

母儀垂範克著 徽稱厚載難名聿稱殷典達一人之誠孝罄舉朝之 籲呼恭惟儷極居貞俔天作合寧禮遵度聿觀大事之襄歸美尊親宜申 丕顯之號茲當嗣服之始敢稽推崇之儀謹加上 尊號曰貞懿臣等伏望 曲察微忱 誕揚茂烈則以國而養

豈但彰 聖明之至情如月之恒庶少效詩雅之嘏
祝

王冊文二首

王妃金氏嘉禮冊文

坤承乾於下致覆載之功后正位乎中基風化之本歷究古昔之至治咸由內外之相成肆在寡躬盍須賢佐咨爾金氏系出名閥德協宜家婉睦惠懿雅應柔則幽閑貞靜蔚有嘉聲合膺兩極之尊庸啓萬福之始載蠲吉日爰舉縟儀玆遣議政府左議政金命元持節冊命爲元妃於戲惟孝敬可以奉 宗廟而

無斁惟恭儉可以處富貴而無失勉宣陰敎勿替徽
音翟茀魚軒式瞻母儀之大葛覃樛木佇竢國風之
休

中殿上尊號冊文

一人有慶 寶命維新兩極居尊 徽稱宜備式崇
顯號用昭彝章恭惟配日爲明體乾以順六服正位
允膺再造之期四方作孚寔貫萬化之本 陰功已
恊於太始 母儀遠邁於古初 縟禮旣陳輿頌愈
播臣等不勝大願謹奉 冊寶上尊號曰昭聖伏惟
光膺盛典誕揚 洪休益闡京室之內治永享周雅

之景福

樂章一首

今 上上尊號樂章

假樂 聖后寶天生德奉若 皇靈重恢大業除兇
滌穢保我 社稷偉烈旣彰景運再赫七曜載光八
風伊協亹亹王度四方之則於昭 聖義式列金石
純嘏孔休永世無斁

哀冊文一首

宣祖大王哀冊文

維萬曆三十六年歲次戊申二月初一日戊午 宣

宗正倫立極盛德洪烈至誠大義格天熙運昭文毅
武聖敬達孝大王薨于貞陵洞行宮之正寢是年夏
六月十一日丙寅將遷于穆陵禮也　龍輴纚紼離
轀戒軔青壺警節丹旐告引指窆臺之復邈背莆筵
之覲穆兆氓雨泣於浩穰百靈風號於寥廓惟我
主上殿下躬扶晝攢孺慕血泣驚脫屣之無迹憯遺
弓之莫及念因山之定制痛感顏之永隔爰徵徽於
麟牒俾傳芳於鳳冊其詞曰
三微固祉五曜凝祥橫庚叶吉應運斯昌出潛繼照
負扆當乾化溢綿區溥博淵泉堯文舜哲禹儉湯敬

純粹內篠英華外炳大本旣立衆善兼括玉振金聲
準平繩直首闡儒教慵玆摘埴野接翹跂上豈懷璞
排去異端統壹正執袁章典紀昭示勸勵廣厦細氊
討論咨訪寀納忠讜潸雪幽枉庶政咸親成憲是傚
孝盡蒸嘗誠竭包匭敦禮興讓礪廉祛侈辜不收孥
賞則延世重農扦灾詰戎備豫提挈維綱斟酌權經
民安惠鮮神假明馨日月貞觀動植俱茂四紀宵旰
一心祇懼 宗祊受誣百年未改至誠攸感 寶典
始賁彝倫乃叙 璿系得全衛彼弁夷懲惡射天豪
義斥絕數 奏克虔國雖阽危侯度罔愆 父母孔

通濟師來援克鋒竟熸西蹕回轅倉卒機衡訏謨叅
定雷厲電掣制須以靜喣噓噢咻萎暍膏醒太陽更
中周宣漢光粤在搶攘付托元良協贊貳極迄于冊
造邦命維新濟膺鴻號澤洋恩普海隅不冒方拭目
於重恢謂河清其庶幾忽荆門之告鑄悵騑御之將
飛嗚呼哀哉唯有德焉必壽徯無妄之勿藥儼 九
門之朝闔喜睿疾之小康纔 綸言之下 降奄 未
命之導揚夢齡誰驗司造或忒嗚呼哀哉 王几作
憑綴衣遽設彤扉敞曉仙仗寡色披衮繡兮如昨夜
翶翔兮嚋御乘紫氣兮遐舉緬碧落兮何所挂影涼

兮瑤殿白雲擁兮玄堂嗚呼哀哉晻馳暉之鬱晏愴頹序之易失瞻象魏之前陳眺蜃儀之終逝哀瓊斝之夕薦忍綃幕之晨啓隱和馬之冥途顧綺城之舊轍平原萋兮逶迤遙諸澄兮鳴咽閟宮兮壹扃旟旐兮空還隧坎兮沉沉厚夜兮曼曼嗚呼哀哉物皆泳於聖涯人自述於帝力巍巍冠古之行蕩蕩難名之烈後黃壤而長存際蒼穹而無缺嗚呼哀哉

咨奏一十六道

咨案經略帖咨 此下壬辰以後咨奏也凡應製書奏及本國制誥詞頭不曾号百篇而家無留草只記見存之文盖百之一也異日槐院藝局文書中若考出則可成全稿

朝鮮國王為採報兇慘賊情事該本月三十日據京
畿都巡察使成泳馳啓近採賊情自京城分授廣州
等處附近地面日肆焚掠愈逞兇毒臣原管道内
先王墳墓被賊究掘之後時常差官巡視近墓處所
審撿有無拼缺去處回據廣州牧使李箕賓飛報原
帶本州土人趙虎變石基瑄告稱俺等委蒙前往審
看 康靖王 恭僖王二墓具被本賊究掘距開灰
隔慘迫棺材等情得此委照慘酷之變至及啄上痛
迫切骨五内分崩等情具啓據此為照天未悔禍大
奚游臻狼心肆毒愈往愈劇宗祊詬辱辦刷無期顧

此寡劣無力自振唯仰靠 皇靈祗竢天討庶幾腥
塵一廓滅國再興咫尺丘壠瞻望長懸而慘酷之變
還出意外夷族既盡體魄震驚擧國遑遑罔知攸處
古今天下安有如此之賊又安有如此之讎乎既不
得保持先業又不能奉若 先靈使遺骸餘魄亦不
安於九泉之下寔小邦君臣罪大惡極無所容於覆
載一息尚存此賊不可忘此讎必願報此賊而可忘
此讎而不報則天理滅人紀斁將不復自齒於襟裾
之列而亦 天朝之所不與況近來賊情㒺測之亦審
游辭巧說乞哀雖至變詐百出理無終順窮兇稔惡

必不但已寃痛迫切爲如何哉摧肝裂膈穹壤茫茫衷素莫伸控籲何所罔極之恍惟貴部是號伏乞貴部垂仁矜恤焉爲此合行移咨請照驗須至咨者

回咨宋經略

朝鮮國王准本咨爲乞留精鋭以防後患事云云唯此當職爲照貴部神謨天挺動中機宜既能存小邦於必亡之中又欲奠小邦於永安之域審度周至籌畫纖悉生死肉骨宜以何報方將引領翹足日夜喁喁唯冀殘孼盡殲腥塵掃蕩而廼者東來報帖計在撤兵當職聞此不覺蹶然而起茫然失措其進退伸

縮自有成筭非當職所可槩量而顧小邦上下悶迫之衷哀苦之悰固已踼地踏天矣夫小邦之不亡纔十之一二而其不亡一二唯 天兵力爾賊未出疆兵已先撤則勢將自傾何所賴焉虜黠未艾狡狀百出陽爲捲甲陰實柔願旁掠州縣舉皆要衝徘徊守道牘曰持久者其意無他特伺 天兵罷還踅逞其兇圖也其坐設機穽要誑將領者一則曰割棄釜山二則曰立有界碑爲謀孔奸畜計難測如貴部明見已應照晳而無疑矣苟或認爲舊巢不事進勦而遽爾撤還則是落其計中而小邦之痛於茲極矣噫釜

山一鎮南裔雄堡捍拒鯨鱷若防制水保守恐後焉
暇劉與變生之初首被酷禍李鎮將鄭撥東萊府使
宋象賢俱罹賊刃不屈而死兵民屠劊幾盡無餘若
曰釜山是伊所據則虔劉斬艾豈若是慘乎上年啓
奏明具李未可考而知也寧敢誣哉賊在城中屢言
乞貢而只稱還歸日本未有一言以釜山為伊窟穴
則其為詐謊桀已著矣至於留兵分守諒准鄙願為
小邦慮無以加矣第念嶺湖二南邊面要口蔽遮腹
裏沮遏外寇賊之窺覘恒在於是雖隄防備禦極其
嚴緊猶懼失守不比之圖退守內地則是全疆之地

付之賊手而欲保西關一片之地其能免於吞噬之患乎鄭趙二位至今仍留謨畫盂見庇保小邦靡有遺蘊而但既有原將更置他負則恐不無牽掣之患而亦非始願之所及也且如船糧等事已令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右道水軍節度使李億祺慶尚右道水軍節度使元均等整完戰艦二百餘隻艄船亦如其數載火器兵糧下海緣賊屯伏在熊川等處不得前進釜山浦口見於固城縣蛇梁鎮前洋停泊又令全羅都巡察使權慄等官調發糧餉米豆揔四萬石運入嶺南要路節得伊官及接伴使韓應寅等狀

啓稱粗己完到若軍兵之數則各該水使所領幾二萬各道巡察等官所領亦可數萬計亦畢到聽候倘因茲會整頓籌度風雷申令旗鼓指賊川浙奮技以前大軍隨壓其後小邦水陸之師與備犄角之末則有舉必捷蔑不濟矣噫小邦之與彼賊重溟既隔且聞倭性短於水戰逐回巢穴之後以滿萬砲手協司我兵鎮守嘴口以兩南舟師攔截海路則小邦孑遺之民可免再被鋒刃而貴部所謂使賊遠離保安疆守者無出於此當職之哀籲亦不外是矣且彼賊當乞哀請貢之時約條非一而退歸之日期屢變訟路

之搶掠益甚終至於不還王子不回舊巢情見詐窮
敢以讓割釜山之語誑謾欺天此而不討則醜夷不
識 天威之大而小邦終於無國矣痛迫于中言不
知裁為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

謝 恩奏聞

朝鮮國王臣諱為陳謝事云云臣玷辱祖武自底顛
躋廟社丘墟生靈魚肉覊棲一隅莫保朝夕日夜叩
心不知死所欽蒙 皇上光照覆盆曲成微物愍其
失職隱兹淪喪惟欲扶邦命於扤揑濟生民於噢咻
盪綸自天慰諭屢勤 神筭既定廟謨允協爰遣董

臣乃總茲重繼輯大兵拉彼姦疆搞賚將嫠則續降
恩齎襁草見缺則輒動飛輓　殊錫便蕃惠恤周至
優恩光寵延濺錮游於萬生華朽骨傳肉　皇靈所
逮魑魅自銷破竹既成巢燕寧久卒之京城殘孽悍
氛遐遁妖氛漸豁窟穴幾空燎毛壓卵未逾其易數
千里之封疆二百年之基業廢乎復其舊焉絲毫纖
芥咸哉　帝力極寬至痛從此可雪思祖先地中之
虞念遺廢求尉之望悲哀喜幸實難為情身微德厚
罪大恩寬至仁洪澤曠古未聞恐懼祗戴結草隕首
新經兵燹物敝儀薄菲效情悃惟增死罪緣係仰陳

微悃欽謝　皇恩事理爲此謹具奏聞

咨宋經略

朝鮮國王爲乞斥絶兇賊勿許肆行詐騙事該本月初五日據接伴陪臣李德馨等馳啓六月二十四日申時得游擊沈牌文一紙內開本府的于本月二十日卯時釜山浦起馬回至王京平壤安州等地方仰大明擺撥軍兵并朝鮮將領悉遇逐站預撥人馬照常接遞此係宋老爺提督李老爺調回本府面議軍務等因又帶日本將一員小西飛彈守隨從日本人夂大夫等三十五名等字樣臣竊照本賊狡詐兇謀

難測而游擊沈容伊誹貢帶伊倶来如今經由王京平壤裡路以至安州地面伊必覘知 天兵虛實義軍單弱盡肆凌侮添兵內向日後呑噬有難防遏等因得此當職爲照伊賊懷奸稔惡環伺潛窺昔到今日滋甚雖怵於 皇靈陽若求成非實情也據沿海口架屋種田分兵搶掠月肆虐餤其志豈有他哉特欲懈我之備弛我之圖後逞其不測也此當職之所嘗憂積而亦大人積思熟慮者也小邦君臣日夕聚首南望以俟者惟冀惠澤克竟雷霆有厲奇輪不返鯨浪永帖而今乃無他端與伊倶来遍歷小邦達諸

上國當職聞此且驚且恠莫知其倪以為賊旣為蟠
無定情蹤則梟獍之狀知前所陳以為賊勢方猘姑
且羈縻則先示其弱侮予必大進退無據坐墮計中
當職雖無似粗知有倫紀矣粗知有義理矣此賊燔
燔我宗社屠戮我民生掘發我墳墓灰燼我先骸遺
燿未掘復土未掩萬世之讐一息難忘雖力綿勢孱
憤惋莫白而摧傷號慟固已肝蝕而膓裂矣縱不得
操戈相擊簒掃兇蹤又何心許其過境任伊柔順復
使之由都歷墓使吾先王赤子為伊供給而趍走乎
天地日月臨之在上夫豈忍此設令當職重違大人

之命而小邦人民有父母焉有兄弟焉有妻子焉舉其讎也有父母者報父母之讐有兄弟者報兄弟之讐有妻子者報妻子之讐則是天理之攸發人情之必至大義之所存雖當職亦安能逆天理乖人情拂大義爲此賊地乎此其不可許者已質諸鬼神而有使此賊儼然橫貫腹裡則大人以爲利害如何而終可保無他虞乎以私憂計之小郡百敗僅存奄奄如縷自南極西列郡焚爇腦齒布野餓莩塡壑千里相望有同虛邑兵力之強弱資糧之饒乏道里之迂直形勢之難易可一舉而諳委異日兇鋒之先導恐未

始不由於玆行也小邦西路　上國門戶順安迤西賊未偵詗者天幸也無高山大川爲之關隔而此路一脉又爲賊所悉則豈獨爲小邦之憂哉况　天朝許貢唯許凌波舊路未聞其由我地方而創自賊謀其或過絶此尤未解者也竊觀洪武年間其國王遣僧朝京以無表文却之其臣遣僧貢馬及茶以其私貢却之又以頻年爲寇令中書省移文責之安置所遣僧于川陝蕃寺且於永樂宣德之間定厥貢期貢船有不如制則皆以寇論　皇朝之待此賊可謂至密而禁防界限有嚴且截矣神謨遠猷卓乎其不可

及而海寇之不敢作於東南者且百年矣今乃如是則得無貽悔於後日乎天下之事無兩端道理戰則戰和則和焉有一邊搶掠一邊歸順而能保其不反噬乎是無異引虺蜴而處堂驅虎兕而同室曰彼不侵我彼不齒我寧有是哉近聞秀吉申敕兇徒肆毒益熾翼而角之非計之得一邦之安危雖小天下之所繫非輕伏願大人上會天理人情之不容已下揣賊徒兇詐之不可測遵　先朝待夷之成範諒小邦危迫之懇誠永絕窺覦之萌以終興滅之勳則其於小邦社稷生民之望豈勝幸甚為此合行移咨請照

驗施行

又宋經略

朝鮮國王爲緝打將官揹抑防賊事本月十八日據
陪臣督捕使朴晉防禦使李時言等馳啓臣等在密
陽府劄營防賊下路本月二十日有游擊沈白牌自
釜山過去二十一日毋游擊自楡州站先過對臣等
分付你們領兵迎接沈爺臣等就對沈爺一行理宜
出迎今聞帶賊前來俺每蒙國王差遣方討兇賊䓁
兵迎賊義所不可本官聽此過去本日晩有游擊沈
及倭將一起向楡川站宿頓間隨有倭賊二百餘名

各披掛張旗俱帶兵器進到臣等陣外二里許屯聚臣等就令原領軍兵整槊器械擺列隊伍仍到游擊沈下處寫帖稟稱老爺原牌內初無二百倭衆管帶之語今日許多倭賊各執器械突至對陣勢甚危迫臣等理宜亟行勦捕緣老爺安歇在此敢來稟知臣等仍達夜伺候次早有毋游擊大發嗔粧即拿臣等綁縛歐蹴拔劍欲斬蒙游擊沈把揔張勸解始止就臣朴晉棍打餘皆綑縛亂歐仍各鎖項駢懸庭中其毋游擊護送賊倭二百導出梁山抵暮始還方纔解放臣等俱被傷殘不堪上馬征勦等因當職竊念此

賊兇强桀逆悖嫚矯誣之狀盖已畢露於明鑑之下
矣其不許沈官滯賊偕來者足見大人杜奸萌折狡
謀為小邦慮萬萬而將領請人或未體大人深意視
賊徒入境護之當然小邦將官執言譏訶則橫加嗔
怪隨意棍打果何如也小邦君臣一息尚存則其於
此賊義不共天今於牌文之外賊倭二百猝然來迫
則小邦邊吏將坐受蹂躪而不復何問歟乃反嚴加
暴怒使嫚天犯順滅人家國者反被將護抱怨茹痛
為君親報仇者未免僇辱小邦將何恃而圖存折我
忠義之氣長彼兇逆之勢此當職所未解也為此合

咨前去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

咨宋經略

朝鮮國王為緊急倭情事本月初十日據陪臣李瑛黃赫等馳啓七月十五日有徐謝二　天使回自倭巢於二十二日臣等與臨海君珒順和君玒隨同二使在釜山鎭起程回還看得倭賊於沿海入城各打造巢窟仍留不退伊情叵譎委難測度等因為照伊賊搏噬之心未已桀黠之狀漸著搶掠自如巢窟猶牢其鋒未嘗挫其勢未嘗熸如此而舉衆引還蓋無是理外示回巢之形還欲得擄之人者要不過緩我

之備弛我之圖以冀再逞也今則過海之傳已歸訛誤沿邊之地尚為賊有況晉州新破士無固志嶺南諸將兵不滿萬形懸勢孤朘削愈甚儻或因此捲而北上則土傾魚爛可坐而待言念及此罔知攸措鷙鳥將擊必先斂翮虎將噬必先伏見其然也而遂謂之無患則其不為抉裂吞嚙者希矣伊賊之謀何以異此曷不及此機會大震威靈以汎掃之則小邦之阽危必不復而伊賊之桀頫終未艾也如蒙大人矜諒小邦統總將領指揮南下則小邦亦當收合餘燼悉索敝賦以助掎角之勢使雕題遺醜不得更肆凶

鋒萬世深讐庶可一洒愬乞大人終始圖之爲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

回咨宋經略

朝鮮國王爲繕鍊挑築事准來咨云云當職爲照貴鄰仗神謨揚 皇靈威行雷霆仁濟焚溺遂使小邦宗祊滅而復興絶而復續其聲光勳烈足以衣被三韓垂耀無極而猶孱殘敗之國無以自當後艱迺又殫精竭慮委示要務益見貴部終始之恩自惟當職何以得此鷙斂則搏虎伏則擊伊賊之形奚異於是苟非貴部爲之區畫留兵錘守則再亡之患可立以

羨誠如來諭許留一萬六千之兵分布兩南控制要衝則輔車相倚肩臂相聯縱有警急庶可防遏咨諭之意的當諄切雖使小邦自為之圖豈過於茲顧留守之兵遠離鄉井淨寄殊方米鹽之思實切中情喣濡噢養以慰其心者乃小邦所當任而方將措據不暇者逈延以報薄之敵小邦所辦者只犒賞銀六錢及糧料鹽菜而已即小邦得儘力支湊可免缺乏非荷

皇朝字小之仁大人濟恤之恩豈能周至於始終耶若兵馬器械芻糧則不徒當職所經理緣貴部措發各路將領等官已刻意措處管轄於 天朝號

令矣今因委諭立令行催至於壕塹關柵等項令陪臣金命元護軍崔遇跟隨胡沆兩官俱下嶺商相度形便待其來審度某地可關某地可柵某地可壕某地可塹然後便卽興工矣烽堠船哨係是緊急凡斯六條敢不益加自力仁者之施無所不用其極小邦之遇大人或者殆天意乎嚮恩感激不知所裁爲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

咨宋經略

朝鮮國王爲乞令奏　請陪臣趙速赴京事本月初十日據陪臣李瑛等馳啓七月二十五日有徐謝二

天使同自日本於二十二日臣等將兩王子同二使
回還仍見倭賊於沿海八城仍留不還等情等因得
此隨於本日據奏 請陪臣黃璡馳啓臣於本月初
一日蒙經略老爺許令前赴就行起程初四日馳到
義州前去擬要過江有接伴陪臣尹根壽移文經略
老爺分付所據陪臣不須送赴諭令回還聽受等因
蒙此思得臣既奉告急賫封 奏本理宜晷刻不緩
今蒙旨意勢難再回聽調等因具啓據此當職竊念
近者賊勢愈往愈熾尚據海邑打造巢穴雖緣 天
將按兵劄遠有所畏憚未敢輒逞梟獍之毒而其桀

覦反噬之計蓋未已也縱曰二兒陪臣既已見還而
此實爲餌我之具豈悛惡悔禍誠心效順者哉連營
八城搶掠自如棄我陷危捲兵更來則將何以禦之
哉寔用專差陪臣控告於　朝廷而適會貴部聞賊
渡海姑令等待未敢前進矣今則回巢之說已歸誑
誤搏噬之形有甚疇昔不於此時再荷　父母之恩
則其何以自脫於焚溺而　皇朝一視之仁抑恐有
孔待之虧也茲要差去陪臣更爲起征以申事情煩
乞貴部許令前赴不勝至懇爲此合咨前去請照驗
施行

回咨宋經略

朝鮮國王為軍務事准來咨云云准此當職為照賊之猘愈往愈劇乍歛而復肆陽順而陰逆變詐機巧蓋無常也纔退釜山便屠晉州竟鋒豨突已到蔚山又且大言要向慶州新敗之餘上衆洶洶方張之醜有所難遏以小邦疲兵殘甲其勢相懸為邊吏者不得不陳其危迫之狀而賊之先退特賴　天將有以遙撓其魄也苟非副摠之赴救慶州之得有今日未可知也潤國之事煩猥則有之至於揑虛欺謾討要糇營穀食則無是理也況慶州一事不唯潤國陳之

當時警報相望日三四至雖當職亦具帖於下執事矣誠其情犯一毫或然自當參驗置法何敢虛而原之湖嶺糧餉方極意調度今蒙釐諭敢不益力催趲為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

咨宋經略

朝鮮國王為倭情事當職荷　皇上天地生成之澤獲熊再造區域貴部奉　天子命來蒞戎重凡經慮紆畫終始若一日誠心至惠足以濡染人耳目故在貴部管轄者亦莫不仰體　聖意奔走效力迄濟于茲無非貴部賜也竊詳本部參軍都指揮僉事馮於

本年二月踰嶺而北入安邉賊營諭清正要還當職二兒伊賊以衣刀示信本官亦答衣物遼即出来其間乗機使計剖析利害牢籠顛倒致賊敬服者不一而足夫以一介策七出萬死之力衝冒鋒刃單騎見賊雖古之談笑却敵何以過之若人之功或掩而不章則當職不得辭其咎敢以此聞于下執事為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

回咨宋經略

朝鮮國王准来咨為暫留大兵以固外藩事云云等因竊照當職自底顛躋僅延綴旒未有良策可以善

從如彼涉川其罔攸濟繫我貴部神謨妙筭動中機
宜輒擎咨諭又復勤惓欲使當職因時乘勢念亂圖
存意雖家人父子耳提面命亦何以加焉相險設關
已令陪臣金命元崔遠跟胡沈兩官方下南路相視
便宜使之興工至於挑選精兵悉隷劉營則計誠善
矣但諸陣俱撤則小邦兵勢單弱無以扞拒各路故
令都元帥權慄除攻戰防守外得上番軍丁道內餘
夫老弱助糧精壯抄發一聽劉爺節制無與南兵同
其起居衣服法其起伏擊刺以期有成矣管粮之臣
已分送金瓚李山甫尹敬立朴弘老等于各路催速

催趲矣當職既凉于德覆墜先緒凡貴部敎指之策何敢不自勉而顧以小邦地方褊小山原磽确其在全盛尚不能當 中國一州况此殘敗之餘百度俱困者乎雖拮据湊合而罅疕錯出致 天朝大兵未免枵腹跼蹙之外不知所達爲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

回咨李提督

朝鮮國王准來咨爲旋兵辭謝等因云云當職失職覊棲莫保綴旒猥蒙大人奉 綸東征誕揚威武遂使宗祊再續基命重恢絲毫纖芥咸我大人之賜今

将捲旆西返不啻赤子之離母夫兵一撤無復可恃
瞻望行旌不勝愴懷為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

回咨宋經略

朝鮮國王為旋還故都再申謝悃事當職已於本月
初一日率羣臣進到漢城駐坐外竊念邦其淪喪不
能自振一隅羈棲再經星歲賴我大人雄謨神略遂
能熸彼凶鋒復我疆宇凡是餘喘皆骨而肉戎旟載
駕飈馭莫攀嬰孩失乳未延方此遙睇雲霄曷任傾
向永言思惟無以報稱為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

回咨劉員外

朝鮮國王准來咨爲計處被脅之民以弭釁端事云云等因准此爲照山川隔闊颺馭莫攀瞻睇雲霄良不自已奄屢諭咨祭戟重臨寔出望外喜豈容言況皇恩稠洊至念永久之策固知貴部此行有大造于東土豈特景星鳳凰先覩之爲快拭目加額上下攸同感激含恩不知所裁爲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

回咨劉總兵

朝鮮國王准來咨爲妄傳聲息事云云等因爲照伊賊猖獗到今愈甚占據邊面分兵搶掠砍殺官軍略不畏憚狺噬之狀迫在朝夕當職方且控告 天陛

冀蒙聖恩而迺者使臣之言遽出於意慮之表當職
聞之且驚且恠使臣之發遣正在京賊纔退之初而
其彌漫嶺湖長驅再逞之勢不少衰也此使臣所自
知而當職之謝　恩只京城恢復一款而已未嘗有
境內無倭疆土盡復之語而今乃云云意必使臣西
向之後日月既久流聞易訛東邊消息諦審無階道
路之傳容或不實而為使臣者未及究覈真贗仍致
輾轉詿誤而起兵部之惑也斯亦小邦之不幸也因
近者警報相望今又專差陪臣崔岦星夜馳去敷陳
賊情一面申告經略衙門曲陳使臣辭語之謬期於

畢陳曲折使臣之之失對處可立辨而 聖天子萬里之明見其必曉然矣爲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

誥命冕服請補賜 奏聞

朝鮮國王臣諱謹奏爲 誥命冕服因亂淪失懇乞聖明勑下該部照例補賜以彰恩典事本年四月二十日據陪臣禮曹判書李廷龜等啓稱小邦不幸猝被倭寇典章儀物俱陷於賊 天朝恩賜誥命冕服等件亦未免淪喪是乃 皇上錫命之典藩服受命之章皆不可一日無者而頃緣國難方急 聞奏未遑茲者幸賴 天地父母之仁兇鋒戢戢之疆土已靖

小邦無國而有國合無將此兩項事件具奏　聖聰
庶得再膺維新之命永受安吉之服允愜事宜等因
具啓據此臣竊念小邦世荷　皇朝錫命忝備藩屏
先該隆慶元年臣先父恭憲王臣諱㬇逝臣嗣承遺
緒及至隆慶二年欽蒙　穆宗莊皇帝勅賜臣及臣
妻朴氏　誥命冕服等件臣欽遵　寵命罔敢或墜
由臣不祚奄遭大亂播越草莽僅延綴旒　恩錫之
典亦莫之保跼天蹐地無以爲容臣之無似既不能
謹守封疆以貽　朝廷之憂又不能祗奉　恩誥重
辱君父之命誠無顏面復容申請而過蒙　聖慈覆

幬偏厚涵育成就生死肉骨得以再造迄至于今廟
社已復邦域粗完唯是　誥命冕服等件實臣所受
於　皇朝而臨蒞臣民不可一日而缺臣不敢避瀆
濫之誅爲之陳乞臣謹查先該嘉靖三十六年府居
失火臣先祖恭僖王臣諱妃尹氏先伯父榮靖王臣
諱妃朴氏　誥命等俱被燒毁臣先父恭憲王臣諱
委差陪臣李名珪等具實聞奏　世宗肅皇帝仍命
補賜前項　誥命冕服等件今次陳　請亦應比照
前項列聖及　先皇帝欽賜事例如蒙　聖恩俯愍
微情勑下該部將該　誥命冕服等件再行　頒降

使臣如新受賜保有 天恩不勝幸甚緣係 誥命
冕服等件因亂淪失懇乞 聖明勑下該部照例補
賜以彰恩典事理爲此謹具 奏聞

象村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象村先生集卷之三十九　　内集第一

雜著一

心學篇

既曰心又曰學何也心在内學自外外可以治内乎心無形學有形無形者可以資有形乎外不可以治内則學之於心贅疣也無形者不可資於有形則心之於學楚越也曷謂之心學也心如鏡學如磨鏡鏡本明有時而垢垢而不磨垢何由去以心而學矣夫奚内奚外既無内外形何有無味之適口味與口合口忘其味味忘其口徒見其旨不論口味七情未動

一性渾然天何如也吾亦一天奚必曰心奚必曰學心也學也亦強名矣夫乃若天德王道之說有洙泗濂洛關閩存

檢身篇

見己之過不見人之過君子也見人之過不見己之過小人也檢身苟誠矣己之過日見於前烏暇察人之過察人之過檢身不誠者也己過則恕人過則知己過則嘿人過則揚是過也大矣能改是過者方可謂無過人

擇交篇

北山之木雖美矣然用之於馺娑靈光則必須削之斲之西崑之玉雖美矣然用之於桓圭穀璧則必須琢之磨之入之資質雖美矣然用之為器業則必須友以輔之友而非良殆猶拙匠之攻材庸工之治璞其不成必矣游於萬人之海而不得與第一流友者非士也顧已為第一人然後第一流至欲與第一流友當先使已為第一人第一者亦不一道文之第一第一也才之第一第一也技之第一第一也貌之第一第一也言之第一第一也第一一也皆非吾所謂第一也吾所謂第一者其唯德之篤一乎學之第一

序

語嘿篇

當語而嘿者非也當嘿而語者非也必也當語而語當嘿而嘿其唯君子乎君子之嘿也如玄天如深淵如泥塑其語也如珠玉如蕙蘭如鍾鼓玄天望之而不見其所際也深淵臨之而莫窺其所窮也泥塑對之而未覩其情容也珠玉可用爲璪旒蕙蘭可用爲薰絜鍾鼓可薦於天地一不其珍歟不其重歟嘿而如枯枿語而如俳優吾不欲觀諸

養生篇

內熱而死外蝕而死死則一也何有乎養委命則達
慎命則貞吾何從吾從其貞乎養形者不病養眞者
全天吾何養吾養其天乎天者何寥乎恬乎淡乎漠
乎無所爲乎無以爲用可謂無乎用原於無可謂有
乎顯道神德行機緘不窮有無之間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

象村先生集卷之　內集第一

易亂作已亂

雜著二

治亂治亂治其亂也篇

治將亂難治易亂易將亂者上恣肆而不知戒也下阿縱而不知匡也漫漫乎其流也靡靡乎其趍也雖有聖智莫敢防其頹也雖有英俊莫敢塞其澗也先事而言則以為妖言當事而言則以為謗言論其嬖倖則以為誣罔而斥之論其隱慝則以為沽直而排之所當是而是之則以為非是而必以已之所是為是所當非而非之則以為非非而必以已之所非為

非所公賢而賢之則以為非賢而必以己之所賢為賢所公不肖而不肖之則以為非不肖而必以己之所不肖為不肖耳蔽於近習目蔽於諂佞陛級之外遠於千里矣典常弛易官方齵差日墊於極亂之域而時則有抵而得之者矣洎乎已亂則腥聞饜乎人之聽穢德飽乎人之見官斁而脞則吏胥苦役煩而虐則黎元咨財竭而寠則盜賊興政舛而暴則卿士怨吏胥苦則思得賢以釐其官黎元咨則思得賢以薄其征盜賊興則思得賢以安其生卿士怨則思得賢以弭其患遠者近者無不蘄乎治而反之正也此

其將亂已亂之形有所要也夫國家大器也其治非一日之成其亂亦非一日之作善積而後治惡積而後亂治也亂也皆積而後發者也故其朕兆於朝夕而其徵驗於數世其萌蘗於錙銖而其末彌乎寓內庸君暗主方其將亂也未必知其遽至於危亡也故自以爲豐亨奸臣柄國者未必不知其遂至於危亡而唯汲汲先君之意逢君之欲以取媚於一時而國亡則革面而改圖焉徃而不得富貴故擠之於亂而自若若昔夏桀即位五十餘年而亡商辛即位三十餘年而亡酒池銅柱之日詎識其有鳴條牧野之事

乎夏商以後數千載無不一轍其可哀已反其轍而治之者其機易其勢難其勢非難制其勢爲難何謂機物極則反道極則通時否則泰貞而元也剥而復也晦而朔也汐而潮也翕而闢也凋而榮也天之理也機其不易乎何謂勢事亂君者民無禮無禮者慾不知節不知節者犯憲令以法則悍以恩則傲勢其不難乎何謂制其勢其任重然後人不得以間之其權一然後人不得以撼之其志恊然後人不得以眩之其道正然後人不得以疑之制勢不其尤難乎制勢在得其君得君有三要苟而合則偷迫而合則忌

勉而合則廉免於偷方可以行吾志免於忌方可以展吾才免於廉方可以進吾言以正則不苟以漸則不迫以誠則不廉既正又漸以誠則志斯行才斯展言斯進矣治法有五為之戒遷也華之以孚也調之使祈嚮也感之使慴戢也謚之使綏定也上不病其擅也下不媢其專也如是則治立矣

民心篇

仕于朝者有恒言矣不曰民心惡則必曰民俗薄民心固善矣民俗固厚矣人顧不之省也何以知之以宰民者知之今之宰民者非以賄用即權倖之家也

非權倖之家即權倖之家之所援也始乎賄者常卒乎墨始乎權倖者常卒于虐墨然後賄償矣虐然後勢彰矣宰之者墨而為所宰者未聞有旅拒宰之者虐而為所宰者未聞有携貳朝而令曰民出麻絲則出之夕而令曰民出穀粟則出之八口不厭糠籺而奉上則無敢嗇也寃氣塡於膈臆而期會則無敢慢也吾未知為民者惡乎宰民者惡乎為民者薄乎宰民者薄乎民居下宰居上以下而論上雖直不售據上而論下雖黴莫驗上與下之不得其情久矣古者制國有典制民有經民之出財賦供租稅有恒數矣

自夫國與壤民經毁民之租賦無乎不出經用耗則有非時之歛慶禮繁則有及時之需此則猶為公用也由私而出者多於公用貢獻也苞苴也妻子之俸也僮御之求也諸凡帶貝冠鵕鸃竈穴社者之所索無不出乎民以肥其家以澤其身民之困極矣而民猶恪守其分則心可謂善矣俗可謂厚矣而不自省而咎其民若是者不唯病吾民亦將以危吾國矣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利害之途乃民所向背也今之民利耶害耶當向耶當背耶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乃罪之夫

民之急緩繫乎上之人下無罪上之柄而顧云然者孟子所謂令而後得反之者也故稱其罪者强歸其罪者亡及其末背而利之則欲背者還向之矣待其已背而利之則欲向者盡背之矣可不愼歟賄出乎財財者藏乎民者也民散則財匱權藉乎國國者權之所憑依也國亡則權替欲傳其毛而先削其皮欲鬯其枝而先蹶其根不思也夫民視士士視大夫大夫視卿卿視君野視縣縣視州州視都都視朝交相儆也卿大夫苟賢矣宰民者不得獨不賢朝廷苟正矣州縣不得獨不正矣政之所先在順民心其所憂

勞改以佚樂其所丘壑改以社席其所畏避改以存安其所滯枉改以開釋則民心之善者加于善民心之厚者加于厚矣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性兼三常而一之在乎人君之常德君有常德則國有常法民有常產矣然使之至此者又非宰民者之所及也

權臣篇

君而似臣曰暗君臣而似君曰權臣權者君之有也攘君之有以為已有是有君之實也以已之所有為彼據有是有君之名也有其名者為君乎有其實者

為君乎人君之家承世繼者其道德智略非能賢於人也而臣守其分民守其制尊而貴之於萬人之上奉而享之於九重之位者非獨其理義為然也以其可以生我也可以殺我也可以貴我也可以賤我也可以富我也可以貧我也可以賢否我而公其賞罰也可以字撫我而劑其緩急也故君有常尊民有定志以小白之功不敢廢拜命之禮以重耳之伐不敢遂隧墓之請其際之嚴有如此者不然而君不能自主其權下同於臣生之殺之在權臣貴之賤之在權臣富之貧之在權臣賞罰緩急在權臣獻為施設一

羿之權臣而吾之手足耳目不自由焉則君之位殆已故羿得以弑仲康三家得以擅魯三卿得以分晉田恒得以移齊白公得以亂楚皆由於藉君之權君有其名臣得其實者也然其使之然者君也凡物從形不從影趍聲不趍響臣執形聲君為影響則諸下之注望者孰肯捨形聲而附影響乎外內之用一歸於權臣矣卿大夫不因則位不顯士庶人不因則力不重宮掖不因則外交缺近習不因則形勢孤以素重之權而樹之以黨援則國皆其有也特首未冕體未衮秉未輅儀未錫爾視百僚如奴隸視至尊如嬰

孩弄之於掌股之間使之於頤頷之下則吾可以一朝加此而誰圉之哉為是者有本有原始則以謟佞媚君使其君謂我恭恪而親之中則以嗜欲中君使其君謂我忠順而悦之終則以威勢把君使其君為我操縱而脅之及其被脅也為權臣計無不用其極言觸權臣則君為權臣而除之事關權臣則君為權臣而掩之所不得施於兄弟者施之權臣而不嫌也所不得行於父母者行之權臣而不怍也吾之親戚有不得榮而權臣之族姓先焉吾之願欲有不得給而權臣之所圖遂焉畏之如虎敬之如鬼彼附而從

之者事君則無功事權臣則有寵故劉歆之藝而事王莽荀彧之才而事曹操鄭冲羊祜之老成俊乂而事司馬昱豈能自為權哉莽操借漢而重懿借魏而重雖得自成重而借之者非漢與魏之失歟初不借之而我有其所自有無為臣擅則雖智術强勇安能遽奪人之所有哉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者此之謂也與死人同病者必不生與亾國襲迹者必不存欲生者其治之未急也欲存者其匡之未危也漢獻非不知惡操衣帶之詔適以召伏后之禍魏髦非不知惡師親討之舉適以速車上之刃此

急而後治危而後匡罹此患也為人君者其可不謀之於未急未危也哉

士習篇

蔵器於身待用於國者士也士所以尚志所以敎學所以明禮所以秉義所以矜廉所以善恥而又不斁斁於世也士而得士之行者曰儒孔子所謂儒行是也古之儒者冠圜法天履方法地珮玦法斷事必從彖象不迕道洙泗之作濂洛之述固無論已諸如稷下先生閎辯慱談椎拍輐斷謑髁縱脫者不軌於詩書禮樂吊詭自適而猶然不累於物不飾於俗不為

人役也茲乃士之粗而若此即士之風可知也觀世之名為士者果何如也所尚者權勢也所敦者利名也所明者時好也所秉者談論也所矜者外飾也所善者趍競也持斯六者日懸衡於重人韓非子覘之門以窺其趣以求其旨承顧眄則沾沾自多被喉氣則竊竊相慶如是而可謂士則衡目竪耳之列于下士者莫非士也如是而不可謂士則環國中無一人也金推控傾徐別其類者害止枯骳累僅一巳悪綾飾衿抵掌趍時者害及彜倫禍延一世則樂勢之醜烈於拔塚矣科選於此士舉用於此士以而為學士以

而為給諫以而為公卿身顯而欲愈熾官大而焰愈
盛吾見國之日削而君之日孫矣今夫矮巷之中圭
竇之下被葛曳屣硜硜自好者求友於其黨亦必先
問其良與不良良則取之不良則去之曾謂一國之
大而拔一國之所共醜者列于位而與之論國家大
計耶當漢之末太學生三萬餘人皆李膺杜密之徒
士之盛莫過於此時而目以訕政目以亂俗誑誘蠱
帝之愚冲指以為反挃桔放黜之不足終乃芟薙而
無遺其稱之以士待以士禮者乃鴻都門外嵬瑣滛
賓之竪子爾其可謂能別白黑乎士不易行則國不

能國求士之易行在於易政易政非難行其常而已常者彝也彝道出於天毋以人易天則天倫立而人紀修矣何謂人紀孝悌是已孝之道立則民興於孝悌之道立則民興於悌孝悌則尚賢尚賢則俗美士雖醜惡能獨背王化而爲倍常之人哉

財用篇

財者天之所產也地之所育也因天地之利而善爲裁成則其用無不足也而握籌視簿之士悉悉然唯懼經用之乏何也失於素足而不知足迷於當足而不能足也何謂素足不知足案三千里之地而國焉

經三百城之界而為田籍三百城之人而為民集三百城之山而為礦環三百城之澤而為利萬貨之情可坐而訾也南有竹箭米穀之饒北有金銀玉璧之珍西有魚鹽紬綃之美東有梗楠豫章之材而皮革羽毛牛羊馬毳絲帛丹漆橘柚薑韭果布陶冶可以作力鬬智者隨地碁置非若秦隴之不可以為淮海荊蜀之不可以為幽薊故行賈之東西南北者不絕於途而坐賈市販者西賈燕南賈倭文繡珠璣輦載交貿莫不羨魚飯稻有素封之樂如是而懼財用之乏豈非素足而不知足者乎何謂當足不能足田有

其制列等而務人有其籍點名而閱磧有常稅歲收其入煮有常盐歲收其盆一歲有一歲之數十歲有十歲之數雖百歲可知也以而量其出則宗廟園寢事大交隣稟給軍需供御冗費一歲亦有一歲之數十歲亦有十歲之數雖百歲可知也校其出入贏縮相當又揆其入之數以出而差伪焉視其水旱而上下之察其貴賤而平取之金生則粟死粟死則金生或兩生或兩死而財用之低昂由之如是而不中者寡矣不是之為而徒懼財用之乏豈非當足而不能足之者乎不知足者不知量也不能足者不知節也不

知量不知節不可以爲財也雖然爲財之道在乎不傷之而已傷之者多則雖百劉晏不能措手苟無傷也倉氏庫氏世守而無爲可也臣事君務實而不以僞則國無虛羨國無虛羨則曠典不舉曠典不舉則枉費絶枉費絶則財不傷矣官以事爲任官足於任而已官浮於任則人竊而務冗事浮於任則食廣而事壞事簡則任小任小則官省官省則財不傷矣役興則人衆人衆則口繁口繁則食多章華建而楚圮姑蘇營而吳亡役息則財不傷矣淫僻之俗汰於奢矣奢皆用之流也用之流也者貨之散也穀泄於末

勝國裕於民儉奢禁則財不傷矣又有大於此者傷
財莫大於聚斂阜財莫要於不聚斂何以知其然也
昔唐德宗喜私獻皇甫鎛之徒因是而獻羨餘韋皐
之徒因是而獻月進此非鎛與皐之徒神謀而鬼運
也橫賦於民而自以為己功也德宗不省也曰鎛忠
我哉皐愛我哉以己物而供我猶於掊克而不知已
也則稅架墊陌之法作於下瓊林大盈之庫峙於上
自以為萬世不匱真足以富國而姚令言之師起矣
奉天園逼斗粟不繼瓜果援官僅免饑隸至如漢之
文景今年給民租明年復民役無歲不給無歲不復

而貫朽粟壓天下嬉嬉三代之隆亦未有過者聚財莫若唐德而唐以此竭散財莫若文景而漢以此盛知聚之為散知散之為聚者可與於義成矣古者聖王之世掌財者有常司言利之臣始於桑羊孔僅而漢唐以來衰季則無世無之此皆不因天地之利因以利民而權利自專遂亡天地自然之利者也故君子為財則積貨於不涸之倉小人為財則置民於枯魚之肆利民為財尤以得賢為先

用兵篇

我國昔南創倭矣倭丈一劍而驅千里之地如無人

也遇於野則不敢戰而北遇於城則不敢守而散非
爲兵也不習於用也今又西阨虜矣一出師而全軍
覆兩帥降甚矣其不習猶昔也以不習之兵介於倭
與虜之間民安得不困國安得不危我國之兵多兩
南西北之賦兩南乃百濟新羅之遺也嶺之俗質木
而沉力作而饒業教之則足以爲向上之卒湖之俗
敏疾而輕善僞而多變教之則足以爲應用之卒西
北之地與戎接即高勾渤海之墟也古號健鬪柔不
介之馬徒裼而馳奮臂以號木弧楛矢鼗無遺鏃教
之則足以爲莫當之卒故百濟教之以強其國高勾

教之以抗中夏新羅教之以統三韓兵無常形習之則強苟無習之不易世而同矣管子曰兵未出境無敵者八財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財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士盖天下而教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教盖天下而習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信哉言乎將欲用之必先有以豫之財也工也器也教也習也豫之之具也機也數也決之之物也計定乎內則兵出無恐

明于敵情則遇敵敢前行若風雨舉若飛鳥若㨿虛若搏景始乎無端卒乎無窮而勝在戰先矣勝敵之方雖在於機數礪士之道賞與罰而已明刑不戮明賞不費賞必加於必可賞而不加於不當賞明賞也刑必施於必可刑而不施於不當刑明刑也賞簡而人勸故不費刑約而人戴故不戮令也不然兵不問勇怯將不問才否器不問利鈍財不問饒乏而以不訾之師塡餓虎之喙加以選將無法善爲朘卒者擢善爲貨賄者陟善事近習者崇不如是雖射如由基略如孫吳勇如烏獲捷如慶忌不過爲監門戍卒爾

爲能有所爲哉虜方餌我以和無故而請和者謀也知敵之謀我而我不得自謀又何能謀敵哉均燕卒也而樂毅用之則勝騎刼代之則敗均趙卒也而廉頗領之則全趙括代之則死將得其將兵不虛兵止如斬足之行如流水兵而不習則勿用

立本篇

禮法度數出乎教哉而非所先也形名比詳出乎政哉而非所務也三軍五兵出乎律哉而非所要也錢帛穀粟出乎用哉而非所急也禮法度數而已則擎跽曲拳足以治國形名比詳而已則桁楊椄槢足以

治國三軍五兵而已則長槍大劒足以治國錢帛穀粟而已則斗斛權衡足以治國此四者末也非本也下之所以事上也非上之所以畜下也上之所以畜下者有本焉君心國之本也人倫政之本也教化治之本也三本立然後君道具矣君者君萬民者也豈耳目娛說是爲豈供帳服御是爲奔走共命是爲蓋將以生養人也蓋將以班治人也蓋將以顯設人也蓋將以藩飾人也四統不舉國衰矣義不明則多惑志不定則多移喜怒輕則有因以市恩竊勢者矣愛憎彰則有因以濟私復怨者矣權度謬則賢邪雜矣

便嬖昵則私人進矣告訐行則功罪紊矣偏聽信則誣枉積矣八弊興則國亂矣人君苟知其弊而反之於心公其耳目祛其蒙蔽疎其近習遠其謟佞中焉恭己唯正之供則存存化化物各付物天地定位日月貞觀君心非國之本乎天子之尊貴固無上而自天子視之則其位之尊自外而至者也有之無加於吾性情心神也無之無損於吾性情心神也唯得乎天而有諸身不可無不可損者人倫也故不以天下為樂而以瞽之底豫為悅者舜也舜其不足法歟盡父子之倫則民興於孝矣盡兄弟之倫則民興於悌

矣盡夫婦之倫則民知有別矣盡君臣之倫則民知有義矣倫苟不盡則不忠不孝者我何以罰之不悌不義者我何以教之人倫不亦政之本乎今之俗戾矣纓其冠緌其纓塡塡狄狄莫莫覥覥外飾其貌内則恣睢與之為無方則足以危國非有以化之民曷由反正乎正誼以牖之破其私邪明道以迪之啓其昏瞶揭倫以曉之使知天常立禮以嚴之使知有節俗化則治生教化者豈非治之本耶

愼分篇

上天下澤一履聖人繫其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

志何謂也天尊地卑有定位矣澤比于地卑而又卑卑不干高其象炳矣則而行之分斯立矣分之所立禮由興焉由國而言則自天子諸侯降而卿大夫士又降而吏胥皁隸輿臺僕御莫不有序由家而言則父母兄弟妻妾子孫婢馭僮使莫不有序外有藩鎮州縣之列裔有蠻夷戎狄之別業有農工商賈之守技有巫醫卜祝之辨莫非分也是以大為之法明為之制以表其軌爵秩差次昭其等也服飾采章昭其儀也禮遇隆殺昭其度也位宁廩祿昭其數也故皇帝之子不得越宮門而絕馳道卿相之尊不敢以車

馬而加父兄有分故也分苟一定人無遺志令出不
反政下則舉癰夫提印百里趨命孩童當室悍僕不
格委裘而安畫衣不犯者用此道也及國之衰危亡
將届則人思越分下凌上僭以諸侯而請隧者有之
以陪臣而請侯者有之僕圉僭士士僭大夫大夫僭
卿等威儀叅度舛數無綱常隨墜矣千仞之臺崩於
蟻垤萬丈之淵泄於礧空矣漸積也周衰下堂五服
不朝晉元命座王導辭帝興衰異鑑後哲宜遵至于
今日分可謂僭矣市賈坐販問其職則列卿也名器
賤矣賤孽纍縲問其秩則上大夫也嫡庶倒矣文綱

雜於吏胥則章服混矣法憲闕於閭巷則威令阻矣滑滑不塞漫漫柰何條而不伐將用斧柯分定而不渝則君益尊朝益嚴國勢益重分毀而不守則君日卑朝日褻國勢日輕夫君尊朝嚴國重則易何憚而不為君卑朝褻國輕則顛何苦而爲之其不知利害甚矣大防一缺則以勢相踰以力相敵有足者馳有脅者攘裔亂華臣犯君蓋自此始易曰履霜堅氷至聖人之戒深矣

去蔽篇

播糠眯目天地易位一指蔽目太山不見糠非能使

天地易位指非能使太山不見者而目受其蔽焉則天地之大也猶為其所晦太山之高也猶為其所掩何以故天地太山在遠糠與指在近也人主之側亦有糠與指焉内而近習便嬖外而重人柄臣是也彼近習便嬖重人柄臣之蠱其君也必先揣摩飛箝知其君之嗜欲愛惡隱貌逃情而迎以合之塞竇鑿端而撥以試之指蒼為素以角易鬣衰季僻王若是者何限李斯趙高為二世之糠指而不見項王漢帝之為天地太山弘恭石顯王氏五侯為元成之糠指而不見蕭望之劉更生朱雲梅福之為天地太山梁冀

王甫為桓靈之糠指而不見李固杜喬李膺陳蕃之為天地太山國忠林甫盧杞延齡為明皇德宗之糠指而不見張九齡顏真卿陸贄陽城之為天地大山章惇蔡京秦檜韓侂冑賈似道為宋室之糠指而不見元祐諸賢及岳飛趙汝愚文天祥之為天地太山當其時也豈無為君去眯蔽者而之諸君也安於眯也蔽也寧不見天地太山不欲一朝去其糠指豈以其大若彼其細若此而不肯易之哉昔宋人有酤酒者酒甚美至酸而不得售怪其故問之里長里長曰曰非酒之不美汝狗猛也齊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

患仲曰社鼠鼠既穴社燻之則恐焚社鼠所以不得去也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而為蔽復塗偵進曰夢見君君曰何見曰夢見竈君曰夢見竈君何謂君為對曰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今君之側有煬之矣是以謂君也此三言者亦糠指之類也雖後世豈無糠指狗鼠煬之為患哉故人君之道貴去蔽

覈偽篇

以白為白者真也以白為黑者偽也其真其偽童孺立察而聾者懵焉以鐘為鐘者真也以鐘為磬者偽

也其真其偽臺圖即辨而聾者迷焉有所蔽故有所
惑小蔽則小惑大蔽則大惑小蔽者黑白鍾磬之類
也大蔽者天下國家之機也以賢為邪以邪為賢是
偽也何異於以白為黑以鍾為磬耶人君或不之覺
焉甚者莽為偽周公而頌莽偽德者日進操為偽文
王而推操偽烈者日至桓溫為偽伊霍劉裕蕭衍為
偽湯武偽之害曷勝道哉以偽自致者亦必陷人以
偽故李固杜喬真直臣也而偽以叛誅李膺范滂真
正人也而偽以不軌誅岳武穆真忠臣也而偽以莫
須有誅趙汝愚真社稷臣也而偽以有反謀誅程伊

川朱考亭眞大賢也而以僞學籍是誠何心哉人君欲覈其僞當及其未甚僞也僞之甚也則必且爲伊尹爲周公爲霍光爲文王僞之極也則必且爲湯爲武人君方且眞亡之不暇安望其覈彼之僞

象村先生集卷之四十　內集第二

新應
[illegible]戲
行家

十四